

【烟火人间】

## 种蒜记

□孟宪辰

大蒜几乎是我小时候的噩梦。不是因为辛辣的味道，而是因为种植和收获的过程。

老家在鲁中山区难得的一块中部平原里，举目沃野。早先还有人种些麦子之类，可能是因为经济效益一般，家家户户都改种了大蒜。大约每年国庆节前后，等地里的玉米收了，就要扬上几车生态肥，请来耕地车，把地细细地耕几遍，把板结的地耕成沙地一样松软。再用一个比九齿钉耙多几个齿的铁耙，横竖在地里画上整齐细密的网格。每条直线的交点，便是每粒蒜种的归宿。

种蒜这个活是要男女老少齐上阵的。栽种之前要把大蒜头一粒粒剥开，留下大的蒜瓣作为种子，小的则弃之不用。因为要赶农时，所以往往白天下地干活，晚上大家围坐在院子里剥蒜，准备蒜种。昏暗的灯光，放肆的蚊子，双手机械地重复一个动作，漫长的夜晚实在无聊。

种蒜又叫“插蒜”，顾名思义就是把剥好的蒜瓣，头朝上，根朝下，一粒一粒插进画好网格的地里。大部分人下地种蒜的时候都会坐一个小马扎，腰就不会弯得很累，但是效率比较慢，种几颗就要往前挪动一下。蹲着干效率快，但不长时间腰和腿就会又酸又麻受不了。累了站起来歇一歇的时候，举目四顾，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上，都是如蚕蛹一般佝偻着、伏在地上的男女老少，隔一会就挪动一下，再挪动一下。

等收工回到家，如果谁的手指下面没有一圈倒刺，那一定是干活的时候偷懒了。不管戴不戴手套，那一圈被土坷垃磨出来的倒刺总是不可避免。仔细的人会在手指上缠一圈胶带，但效果微乎其微。孩子们一回来就出去撒欢了，母亲却没有收工，要收拾农具、打扫“战场”，给全家人做饭。有时，有外人帮忙，还要多炒几个菜。在客人喝酒的间隙，她还要去和大街上收小蒜瓣的小贩讨价还价。

蒜瓣插完了，就要仔细浇一遍水，再覆上一层薄膜。那时老家是不缺水的，所以采用大水漫灌。农忙时节大家都要抢着浇水，运气不好的就要排在晚上或者半夜浇。有时候我们家排到了晚上，我就会在吃过晚饭后，发挥跑得快的特长，从水沟跑到长长的地垄尽头，看见水流在那头的月光下波光粼粼，便大声对着守在地头的母亲喊：“到头了！到头了！”母亲就赶紧用铁锹把水头改到另一沟地里。

盖薄膜是为了给大蒜越冬的时候保暖，需要两个人架着一卷薄膜同时往前走，再用一个特制的工具把薄膜两边压进土里，是个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活，所以我往往不参与。浇过一遍水，盖上薄膜以后，大蒜会长得很快。过段时间，当人们把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薄膜的蒜芽挑出来时，就意味着要过年了。

等待大蒜生长的冬日，是庄稼人难得的空闲时光。有的邻居会约着三三两两地打牌、喝酒，勤快的就会去附近的厂子里打点零工，或者干点手工活补贴家用。大蒜在冬天和春天还算省心，不需要任何干涉，直到五一前后，蒜薹长成了，就意味着又一茬农忙要开始了。

打蒜薹要趁着太阳出来之前，有露水润滑的时候打。所以往往在清晨四五点，地里就挤满了打蒜薹的人。拿着一个类似细铁钎的小工具，还是像种蒜时那样佝偻着身子，一根一根把蒜薹从根茎里抽出来，弯腰前进。只不过前者是坐着，后者是站着。我不会打蒜薹，总是把蒜薹拦腰拽断，母亲索性就不用我了。等他们打完蒜薹，卖给等在地头的小贩，变现后回到家，我往往还没睡醒。

等不了几日的收蒜大战是最后的高潮。这个时候，平日在学校都见不到的同学，都能在地头上见到了。把成熟的大蒜一棵一棵从泥地里拔出来，剪掉茎，削去根，放在地里晒一晒，就是在超市里看到的标着价格的成品了。彼时家里有一辆农用三轮车，没有钥匙，用的是最原始的摇把启动。小时候力气小摇不起来，但是会开，启动起来就不敢熄火，拉着满满一车蒜在村里穿梭，好不英雄。等我能一只手把车摇起来，也到了背起行囊去他乡求学的时候，对农活的参与也便少了许多。

这几年村里发生了很多变化，但是村外的大蒜地和玉米地里，一茬一茬、交叉着的收获没有变。人也在跟着季节不断地成长、收获。

如今，母亲进城看孩子，家里已经不再种蒜。对此我常常暗自“庆幸”。只是有时候开车回老家，经过路两边大片的蒜地时，我总会下意识地下落窗户，看看这些绿油油的家伙儿长到几成了。等下来鲜蒜，用糖、醋腌上一坛子，又能酸酸甜甜地吃一整年。

【念念亲情】

## 陪护父亲

□潘万余

父亲出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想他时，我便打开手机监控，只见他一会儿坐在电视机前，一会儿坐在电动轮椅车上满院子溜达晒太阳……农家小院里，树影婆娑，鸟鸣鸡啾。落日的余晖下，和父亲一样苍老的小黄狗，蜷伏在父亲身侧，慵懒地抬起头，换了个姿势倒头又睡……恍惚中我发觉，这幅温馨静谧的画面，像极了父亲的大手，抚摸着远在异乡的我，舒缓着游子思乡的情愫。

“这已是我挨的第六刀了……要不是你们，我都不知道死过几回了！”父亲那晚的话老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。细细品味，我听出了父亲自豪感的自然流露，更是对我一夜未眠陪护他的褒奖。思绪不由得再次回到在医院陪护父亲的日日夜夜。

2012年秋季的一天，我从济南赶到上海时，父亲因腰椎间盘突出急性发作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。当晚，做了个大手术的父亲，麻药过后痛得整晚未眠。我和大姐夫两人轮流给他按摩，用热毛巾暖他酸麻的腰和腿。在医院的那几天，是我当兵离家后，守护在父亲身边，与他朝夕相处最长的一次。

父亲是个老小孩，半夜趁我们松懈打盹的空，自己不管不顾地要拔导尿管。他发力时加重的喘息声惊醒了我，吓得我赶忙阻止，并严厉地“批评”了他。父亲像个犯了错的孩子，嘴里嘟嘟囔囔地辩解，大概意思是说：我们都睡着了，没人管他，他很难受……

一周后，单位因有紧急任务给我打电话，我边接电话，边走出病房回头看向父亲的刹那间，我们四目相对又迅速躲开。那短短的一瞬间，我们眼神里是对彼此的牵挂，是相互的理解；是父亲的无助，是我这个儿子的无奈。那一刻父亲的眼神，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心底。

随后的几年，父亲还出过一些“小状况”，哥嫂和姐姐、姐夫他们都陪着父亲扛了过去。父亲恋着他的家，执意要住回老屋。我们便从乡邻中请了一位大叔，按时给他洗衣做饭照顾他。父亲就这样，独自在时光的隧道里静静地、慢慢地老去。

今年8月，父亲因为胰腺炎第二次入院，90岁高龄的他需要手术切除胆囊。但医生诊断认为父亲心动过缓，手术风险太高，需要先行安装心脏起搏器。当时，怕我的缺席影响正在上初三的孩子，我在电话里跟二姐说出了自己的顾虑。二姐说她帮着做父亲的工作，让我安心在济南等消息。但二姐的安慰不能打消我因不能陪伴父亲生出的心神不宁。反反复复盘算，最终，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，他吞吞吐吐……我听出来了，父亲是想让我回去。

层层报批，安全返乡。父亲见到我时，平静如常。子女们都围在他身边，让他心里很踏实。心脏手术当天晚上，我遵照医嘱看护着父亲，不让他乱动。父亲刀口疼痛，加上不能翻身的痛楚，使得他不停呻吟。而我所能做的只能是时刻提醒安慰他，给他按摩、热敷，鼓励他咬牙再坚持坚持。艰难的24小时总算熬了下来，能翻身动弹后的父亲情绪逐步稳定了。

等待胆囊切除的那几天，父亲很放松、很开心，常常跟病友们说笑，“从六十几岁起儿女们就不让我种地了，就像退休职工一样，已经享清福二十多年了，满足了！哪一天一觉睡过去，心跳停了，自己没有痛苦，又不麻烦儿女，蛮好的。现在倒好，安装了个几万块钱的起搏器，能用十几年，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喽！”这一番话引得病友们既羡慕又好笑。

胆囊切除手术那晚，我再次替换下医院里的专职护工。主刀医生和病房护士都来夸赞父亲：“手术时，老爷子连吸痰器都没用！棒棒的！”“老爷子，您是今天病人里最好护理的一个！”

父亲很开心，夜里除了喝水、小便外，基本没有喊我。但我睡觉轻，父亲那边稍有些声响，我便起床过去看看他。

天亮后，父亲说了一句话：“这个熊床，我稍微一动就吱吱地响！”

我懂父亲，笑了笑，“没事，比上次轻松多了！”

父亲也懂我，哈了口气，“给我来杯水。”

【峥嵘岁月】

## 最后一封家书

□徐学舫

“父母亲大人安好，家中古历五月二十九日写的信，我于阳历八月二十头才收见，内情敬悉，希勿念。”

父亲，家中来信谈，两个月没有收见信件，确实使家中昼夜挂念，我是知道的，自从五月间开始战斗，直到现在仍未结束，由于战斗连续，部队行动较多，邮局于是找不到部队，所以信立即断者，因此未能急速捎信慰问大人，还希双亲多加原谅吧……”

这是革命烈士徐士希的最后一封家书。一句“希勿念”，多少家国情。在这封家书的背后，是华夏儿女抛头颅洒热血，为全国解放做出牺牲的真实写照。

徐士希1923年出生于烟台市龙口市黄山馆镇馆前后徐家村。他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梁，长脸蛋，浓眉毛，可爱又帅气，深受长辈喜欢。徐士希的祖父参加过登州府（蓬莱）应试，获得第一名。徐士希的父母为农民，兄弟姐妹五人，徐士希是家中长子。儿时的徐士希就读于堂祖父徐镜心在自家创办的明新学堂。明新学堂校歌：“五色彩旗飘飘扬，铜鼓喇叭咚咚响，众英雄，整衣裳，听从号令上前方。中国人，要自强，好山河，不许洋人抢。好少年，爱国家，保卫祖国和家乡。”这首校歌感染力、号召力强，对徐士希世界观、人生观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。

1945年，徐士希正处风华正茂之时，解放战争拉开了序幕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徐士希满腔热血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由于徐士希文采出众，被首长看中，编入胶东地区北海一团任营部文书。

1946年秋，国民党第八军沿烟潍公路东犯，图谋占领龙口、烟台、威海等海港，进而把握陆、海要道，实现其在“国大”开幕前打通烟潍公路的计划。胶东地区的革命形势骤然紧张，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令西海部队沿途阻击，许世友亲率部于掖县（莱州）粉子山一带迎击，胶东军区第5师、第6师和警备三旅位于两侧，相继出击，一场激烈的阻击战打响了。

粉子山是战斗制高点，徐士希随部队来到战地军营。11月6日敌军进至虎头崖、凤凰山一线，拉锯战持续了几个小时。战斗激烈，伤亡严重。7日，国民党军又向象山、粉子山发起猛烈攻击。胶东军区第五师、警备三旅依托有利地形与国民党第八军一零三师展开了激战，一次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。

徐士希负责战地情报搜集及情报的上承下传。战场上，信息的传递非常重要，不论情况多艰难、多危险，都要及时传递出去，为指挥部提供可靠情报。经过8个小时的激战，国民党309团大部被歼灭。敌军受重创后，变本加厉。8日，3架敌机空中轰炸，3艘军舰海上支援，国民党军再次向粉子山发起猛烈进攻。我军勇猛阻击，再次击溃敌军。到了10日，国民党军加大增援力度，在7架战斗机、5艘军舰的配合下，再次攻打粉子山。独立一团奋力抵抗，击落敌机两架。国民党军伤亡惨重，随后敌军又向山顶开炮，战斗进入白热化。

虽战火纷飞，炮声震耳欲聋，可传递情报的工作一刻也不能停。徐士希勇敢机智，穿插飞奔，多次躲过敌军炮弹的轰炸，成功传递着重要情报。就在敌军发起第二轮狂轰滥炸时，徐士希仍在传递情报的途中。不幸的是，一发炮弹飞来，徐士希被击中，壮烈牺牲。徐士希的人生永远定格在23岁的青春岁月。他牺牲时只留下一个公文包及给父母的一封信。他把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。

粉子山战斗历经几日，异常激烈，最后我军共歼敌4800余人，俘虏敌军200余人。敌军打通烟潍公路的图谋宣告落空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